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變體義卷十九

詳校官侍郎臣謝墉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陳祁

易變體義卷九

宋　都絜　撰

下經三 夬至困

☱☰ 乾下兌上 夬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此夬之太過也而文辭云爾者經曰大過棟撓本末弱也盖陽為强而陰為弱初為本而上為末夬之上六以一陰居五陽之上末固弱矣其初九以一陽居

六位之下而又變陰焉則本亦未為强也于是有大過之義雖然居夬決之時非不盛也得乾健之才非不能進也故曰壯于前趾此本體之義也然當卦之初則彼陰猶盛在卦之下則其位尚卑苟恃其剛壯遂前進而往則无勝陰之功而取犯難之咎矣是乃所以為弱而有大過之義焉故曰往不勝為咎所謂為咎者勢不能勝而往則其咎自取若所謂自作孽者也然大過之義體本自弱此爻則當君子道長之

時而居在下卑弱之地故為夬之大過而與大過之
本體異焉夫大過之夬則言能弱以至于强故曰藉
用白茅无咎又曰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夬之大
過則言知强而不知弱故曰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此夬之革也而爻辭云爾者革之為卦以水火相息
為義而其象又言澤中有火焉蓋夬之成卦君子極
盛固有決小人之勢而九二之時小人未衰猶有害

君子之心如一杯之水不能勝輿薪之火也君子于此能无懼且憂乎故曰惕號莫夜然其才剛則小人不能无畏剛而中則小人不能爲之敵是猶水終能勝火而不爲火所勝葢五行之常理君子小人之常道也故曰有戎勿恤惕號暮夜者水火相息之義有戎勿恤者澤中有火之義此夬體所以爲𠀇然𠀇有不當者若夬之𠀇則无不當矣夬雖𠀇而當然九二未能无憂且懼焉其𠀇乎𠀇之本體者也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此夬之兑也而爻辭云爾者兑之為言說也說于彼則有不說于此者自壯于頄以至君子夬夬皆言九三之本體也獨行遇雨若濡則言以君子之道而獨與小人悅也有慍則言君子而說小人以與之和則有不悅而慍見者也无咎則言君子處不得已之地雖攉而與小人和終以決之為事而不與之說也凡此皆言君子雖有決小人之材過決之之世而非決之

之地則藏器以待時及其得時則終不然也葢壯于頄者乾為首而居乾體之上則剛而暴露之象然未至于五則无能為之象也君子夬夬者重剛不中而終以決之為事也獨行遇雨若濡者在衆爻中獨與上六有應而上六小人之象也无咎者言雖獨應上六而衆爻之所不與然終與羣陽決小人則无咎也然兑之為義主乎說而已決之兑則本以決之為事而乃姑與之說雖與之說而終不說以決之故為夬之

兑而與兑之本體異焉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

此夬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需言有所待而未能進也九四才有餘則可以決小人矣智不足則有待而未進也有待未進則止乎下而無能為也然以無能為之位居乎三陽之上彼三陽者自下而見侵然後不得已而俱行故曰臀无膚其行次且三陽象衆君子君子羣而不黨剛而能行九四乃居其前而與之

俱進則向之悔者亡矣故曰牽羊悔亡雖然若九四者以陽居陰陽則才有餘陰則智不足其所以需焉而不進者智不足爾故曰聞言不信且跡雖勉强以俱進心猶疑惑而不果是亦需之義也然需之本體言有所待以涉難而是爻所言則有所待而決小人故爲夬之需而與需之本體異焉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

此夬之大壯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道長而至此可

謂之壯矣視微弱之小人如莧陸之柔脆而決之甚易也然猶夬夬然必以決之為事雖剛而濟之以中亦未光也其所以未光者剛得尊位大中未能使天下無思不服而猶以決小人為事故于君道未能至于光大也僅能无咎而已且大壯雖四陽並興未若五陽之能決小人也為壯而已夬之大壯則其于決小人也盛矣故為夬之大壯焉然大壯之夬者于四陽之時而行五陽之事則失于狠而在所改故曰喪

羊于易无悔夬之大壯者于五陽之時而行四陽之事則若濟之以中者而咎不長故曰中行无咎无悔者本有悔无咎者本有咎能處之得其道則悔咎可免蓋二爻雖不能无過是皆君子之道所謂賢者過之者也雖過而不害其賢故所言如此

上六无號終有凶

此夬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猶之陽小人猶之陰乾純陽而無陰猶天下皆君子而無小人也蓋夬

之時五陽而一陰五君子而一小人君子之化小人至是極矣茍從化而變焉則莫不為君子或不化而誅焉則不復有小人盖小人不知憂懼而被放竄殛之刑則王廷皆君子矣是猶乾之純陽而無陰也故變體為乾而曰无號終有凶所謂莫不為君子者若堯之時比屋可封兔罝之人莫不好德既醉之詩人有士君子之行也所謂不復有小人者若舜之去四凶周之殺武庚誅管叔而放蔡叔是也然乾之純

陽天道之自然也夬自五陽而終于六陽則人道之使然爾故為夬之乾而與乾之本體異焉夫夬之本體兼乾與兑故言健而說者雖健而不廢說九三健不足而悦乃有餘故全體為兑上爻乾已純而說不足道故全體為乾則道長然後為至故離卦始于乾終于夬而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憂則復為乾矣夬之六爻至上六而變為乾自易之卦言之也雜卦終于夬而序卦始于乾自易之書言之也夫五陽為夬六

陽爲乾乾之夬者時當六陽而姑行五陽之事蓋德之謙也故曰上九亢龍有悔用九不可爲首夬之乾者時方五陽而欲行六陽之事蓋道之正也故曰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且夬之乾者道之升乾之夬者道之降道有升降此二卦之變體所以異歟

䷫巽下乾上 姤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

此姤之乾也而爻辭云爾者初本巽體有入義有伏

義而居九二之下柔制于剛者也故曰繫于金柅貞
吉然變為乾則有剛而能變義有健而善行義葢一
陰方長茍不能制之于其始則始雖柔而易伏終乃
剛强而難制矣故曰有攸往見凶陰性趍下猶畜之
豕也其方生而未壯猶豕之羸也其始雖羸終必蹢
躅而難制此又兼本體變體而言之也故曰羸豕孚
蹢躅夫姤之初六在八卦為坤之初六此曰羸豕孚
蹢躅彼曰履霜堅氷至雖或指人道言之或指天道

言之其謂小人始弱而終強則其義一也夫姤言一陰之至柔乾言六陽之至健所謂姤之乾者陰疑于陽之義蓋與乾之本體異矣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

此姤之遯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物不可以久居其所故受之以遯又曰遯則退也九二猶之諸侯也下比乎初六以陽制陰在彼既有繫于金柅之象矣在此方有包有魚之象焉蓋魚柔巽陰伏上下隨陽制

得其道則易聚焉民之象也包有魚者得民之象也二比乎初得民而主之矣四為初六之應而自外來有分民之嫌焉苟不以近民之道而下之則將有避心而為九四所誘矣必有防閑之道而後可故曰不利賔所以不利于賔之來者以分吾民而已奄而有之者存乎仁防閑之使不散者存乎義故孔子曰義不及賔也夫包有魚君與民遇也不利賔者主與賔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民與君遇而聚矣或又與君遇而

聚焉聚于彼則畔于我矣且九二剛而得中與初近而相得九四剛不中正非嘉賓也又與初應其來必奪初而初必有遯心故變體如此而爻辭所以告也然遯之退也主言君子之避小人而姤之遯則言民已相遇而或有遯心此其所以異與遯則退而不相近遇則聚而不相遠二卦之義盖相反矣故遯之姤則喜乎遯而不以遇為貴故言固志以戒之姤之遯則喜于遇而以遯為患故言不利賓以戒之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

此姤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姤之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初六民之象也以柔遇九二之剛九二臣之象也以剛中而遇九五之中正九二將帥其民而歸之九五然後君臣相得而盡遇之道矣而九三者乃以剛過不中之資无能為之材固其位而止其上則有害于君臣之相遇此九二所以自下侵之而訟也故曰臀无膚然九三亦巽體于

是不得已而行故曰其行次且為二所訟則危且咎矣訟而後行則不能全无咎而咎不至于大故曰厲无大咎揚子曰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此孟子之訟也九三居九二之上亦有妨賢之罪矣其可不辭而闢之哉周官亦有訟敵國之事此之謂與然所訟无他以其有害于君臣之相遇爾此之謂始之訟而與訟之本體異焉

九四包无魚起凶

此姤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有伏義有入義魚柔巽隱伏而上下隨陽制不以其道則深入而不可得蓋民之象也民可近而不可遠遠之則不可得矣初在一卦之下民之象也九二以剛中近之有得民之道故曰包有魚至于九四以剛不中遠之則民必柔巽隱伏見之而深入矣故曰包无魚此自初六言之也若夫自本爻言之則既已遠民而失之矣必巽伏而後無禍苟不能靜而好動乃所以致凶蓋巽一陰

在下得其所而伏震一陽在下非其所而起乾之文言以高而无民是以動而有悔此爻遠民而不能有是以起而必凶立言雖殊其義一也夫凶言起凶則知伏而未有凶矣夫民不遇其主乃皆巽伏而不出主不遇其民乃宜巽伏而不動故是爻為之巽而與巽之本體巽焉且姤以乾巽二體合而成卦然在初六謂必剛而難制故舍巽而全取乾至于九四謂宜伏而不動故舍乾而全取巽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

初六有蹢躅之戒則不終于柔矣九四有起凶之戒則不終于剛矣是以或為乾之全體或為巽之本體焉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

此姤之陽也而爻辭云爾者陽之為類貫其三材故以喻材而有人君用材之象其象曰木上有火陽君子以正位凝命蓋君臣之相遇必在乎正其位焉用君子以制小人則衆直錯諸枉而位已正矣故曰以

杞包瓜人君于是可以无為矣含其章美之材出命以尹衆而已出命尹衆則因任原省分守形名莫不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實命不猶而命已凝矣故曰含章有隕自天而夫子釋之曰志不舍命也杞象君子瓜象小人以杞包瓜而位已正含章无為有隕自天則志不舍命而命已凝正位凝命則法鼎之象以用材者于是乎在此九五下應乎九二九二下比于初六而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上下相遇之象也

然陽本象材而為用材之象此則因君臣相遇而正位凝命故為姤之陽而與陽之本體異焉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

此姤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葢上九當相遇之時獨處无所遇之地且九五剛得尊位大中至正而乃乘之于上自五以下皆非其所與三雖正應而為九二所難自本爻而上復无所之焉其无所遇如此而其剛上窮不知變也可謂大過矣有澤滅木之義故

曰姤其角上窮吝也蓋首爲最上而角又居其上有剛上窮之象而爲大過之義夫澤而滅木可謂大過矣而是爻則言居姤之時不能下下以相遇乃至剛過而上窮故爲姤之大過而與大過之本體異焉

䷬ 坤下兌上 萃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爲笑勿恤往无咎

此萃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有遇而後萃者有隨而後萃者勢位敵也隨我而後萃者上道也我隨而後

萃者下道也初六之于九四本正應也故有孚焉然陰性善疑乃疑四之比三故孚或不終則不欲往隨而亂其萃聚之志所憂過而若號所執小而一握其為士者笑之而害其往隨之事矣然初六體坤而順又九四不以六三而害吾正應不憂而往隨之然後不亂其萃聚之志焉故言勿恤往无咎自有孚不終以下言害其隨也勿恤則勉之使隨也往无咎則于是乎能隨矣然此本有志于萃然後往而隨之故為

萃之隨而與隨之本體具焉隨之萃者以隨為主盖身往隨而後萃言初出乎三之外以從上而與之俱萃于四也萃之隨者以萃為主盖心欲萃而後隨言初六志在九四之聚始信中疑卒乃釋其疑而往隨也盖隨先言諭言出則身往隨矣至于初唯四是應而三唯四是承則萃之義可知萃先言孚言號則心欲萃矣至于勿恤而往往而无咎則隨之義可知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

此萃之困也而爻辭云爾者二五本正應也六二柔順之質有其德矣九五乃以剛健之資據崇高之位道未光大而不下應則公養之仕亦未可得雖可萃而未萃若所謂困于酒食者也然六二雖柔而不失中能待九五之引而九五亦剛不失中終能下應于六二若所謂朱紱方來者也故有引吉无咎之辭蓋二以柔順為本而五初不應乎二則二疑有咎以剛柔皆不失中故引而後吉吉而後无咎也六二以柔不

失中故引吉无咎又加之以正則有孚以孚則薄禮亦可用焉若所謂利用享祀者也故曰孚乃利用禴引吉无咎則臣與君萃矣孚乃利用禴則人與神萃矣是雖變體爲困而不害其萃也然困之成卦剛則掩于柔而此則本乎萃而式至于困困而无害于萃故爲萃之困而與困之本體異焉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

此萃之咸也而爻辭云爾者盖澤上于地則二體雖

近唯有相萃之義而已澤之于山雖遠而高下不同然二氣相與有感感之義焉夫六三之于九四雖近而相比然非正應也或以其近而比之則四自應初而莫我與矣故曰萃如嗟如无攸利其于上六雖非剛柔相應而外卦二剛皆自有應上獨无與而又體柔以趨下三雖與之遠而爻本相應且近已无與必三之求茍往而從之則感應以相與矣有感之義焉故曰往无咎小吝而夫子釋之曰上巽也咎无吝小者

比乎四也舍四而應上則咎可免而吝不至于大矣

然此非若咸之六爻皆相應也以求九四之萃而不得乃往而應上六故為萃之咸而與咸之本體異焉蓋咸以山澤為象其義主乎遠萃以澤地為象其義主乎近二體之不同如此

九四大吉无咎

此萃之比也而爻辭云爾者蓋君者民所萃也陽者陰所萃也九四以一陽居三陰之上三陰自下而來

萃焉以其有君民之德也居人臣之位而民乃萃焉豈能无傴拊之嫌哉然九五乃剛中正之君而九四帥羣陰上比之是猶人臣帥天下之民而上比于其君此所以得君而大得志也故變體為比而有大吉无咎之辭焉蓋以臣而得民故有傴拊之嫌帥民以事君故大吉而後无咎大吉者得君而大得志也然比則兩相比而已是爻則三陰先萃于九四而九四與之上比于九五故為萃之比而與比之本體異焉

且比以地上有水為象則地與水而已萃以澤上于地為象澤則衆水所鍾也故自兩已上可以言比而于比曰輔自三以上乃可言萃而于萃曰聚此比之萃也萃之比者九四為三陽所萃所萃則已衆矣乃率而上比于九五然後无傴拊之嫌而有得君之福得君而後大吉焉此先萃而後比也然則大臣之于君可以言比故曰臣哉鄰哉人民之于君可以言萃故曰何以聚人曰財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

此萃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豫之為言有喜樂之義故其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序卦亦言以喜隨人者必有事夫九五當萃聚之時居崇高之位固可樂矣然聖王不以一世之利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所樂者定四海之民爾未聞以位為樂也今以剛居剛固其位以為樂則非光大之道故曰萃有位匪孚而夫子釋之以志未光也雖然有大中至正之

德非知過而憚改者也故體仁以守位而能永守其正則能以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為樂而其悔自亡矣故曰元永貞悔亡夫豫以順動為樂而比乃以萃有位為樂故為萃之豫而與豫之本體異焉且豫之萃者知豫之不可縱逸而能節之以禮所以聚而不散萃之豫者知萃之不可易保而能處之以道所以樂而无憂豫之六五乘剛節之以禮之謂也是爻言元永貞處之以道之謂也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

此萃之否也而爻辭云爾者萃之中爻莫不相應而上獨居一卦之外與三无相應之義下則无所比往則无所之可謂否而不通矣故變體為否而有齎咨涕洟之辭齎咨涕洟盖能憂也憂其无與乃巽以與下而六三終來應也故六三曰往无咎上巽也而此亦有无咎之辭則又有先否後喜之義然否本以上下不交言閉而不通是爻則當萃聚之時獨无應而

无與故為萃之否而與否之本體異焉且否之閉也因乎不交萃之亨也因乎相遇二卦之義固相反矣否之萃者言其時盡時已極而必變若所謂亂不極則德不形也萃之否者言其位盡位已高而无與若所謂高而无民也

䷭ 巽下坤上 升

初六允升大吉

此升之泰也而爻辭云爾者剛上而柔下則允當而

人信之矣乃資上之剛以為己之才而與之合志然後信乎友而同升焉盖以吾之柔而合近已之剛因彼之剛而應上體之柔剛柔相際有泰之義矣故變體為泰而言允升大吉泰則上下之志同矣故夫子釋之以上合志也孟子獲乎上有道弗信乎友不獲乎上矣與上合志允而後升盖與此同義然泰之初九拔茅彚征則自上引下而與之俱出是爻則與上合志然後與之同進故為升之泰而與泰之本體異矣

且泰之升者上之人遇交泰之時而引其在下之君子與之同升也升之泰者下之人有同升之志而附其在上之君子然後交泰焉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

此升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夫柔當在下剛當在上九二趨升之時欲升乎上矣乃以剛居中又居九三之下盖欲升而用謙者也老子曰自下者人高之自後者人先之然則欲升而用謙宜矣經曰謙也者致

恭以存其位者也孟子曰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盖謙而不誠是象恭也故必孚焉然後以此事神則貴少不貴多而足以上達于神矣況欲與同類並升于朝亦奚事于繁文未節而後得志哉此九二以剛中承三而與五相應之象也故變體為謙而曰孚乃利用禴禴言祭之薄也然謙德之君子非有求而為之也是爻則欲升而用謙故為升之謙而與謙之本體異焉

九三升虛邑

此升之師也而爻辭云爾者九三剛正而過中用師之象也以我之剛攻彼之柔以我之得位攻彼之失位自此以至上六而四五之二陰不能為之難所升者虛邑而已何所疑哉書曰兼弱攻昧盖陽為強而陰為弱陽為明而陰為昧弱且昧者上六陰虛之象也國為大邑為小國而謂之邑盖小而易之上六以柔在外之象也虛邑弱而可兼無事于用師而所以必

用師者以眛而不服不可不攻也古人有行之者其湯武乎九三所以為升之師者如此然師之道本于為民除害而民從之不期升而升焉此主升之義言之故與師之本體異焉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

此升之恒也而文辭云爾者咸柔上而剛下譬則君臣忘分以相際恒剛上而柔下譬則君臣明分以相臨升之六四具至正之德升近君之位而乘二剛之

才自此復可升矣然以柔順之才正人臣之位盡事君之禮而不復升焉者以守君臣之常分也文王有君民之大德而不失事君之小心其事類此故變體為恒而曰王用亨于岐山而夫子釋之以順事也王言有君民之大德也用亨于岐山者言用此道而亨然止于岐山者岐言周為諸侯所都之國山言地類之高以象臣之大而未離其類也此言有事君之小心也為臣而有君民之德則必有咎而不失事君之

心故吉吉而後无咎焉文王之事葢如此乎然恒之為道立不易方則君子之恒其德也无往而不然是爻則臣之德可升而君臣之常分不可升故為升之恒而與恒之本體異焉且恒言能守升言能進恒之升者言分有常矣雖德可升而不敢僭故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升之恒者言位可升矣然分有常而不可越故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二爻之義本一然卦各有所主主乎恒而變故為恒之升主乎升而變

故為升之恒合而言之則君臣同興事業而臣獨不有其民故文王以王者之德守西伯之國而已然則二卦之爻雖各有所主而爻辭之義亦相為先後焉

六五貞吉升階

此升之井也而爻辭云爾者井以冽為體泉以寒為用而所貴乎養而不窮者上出之功也故木上有水乃井之象巽乎水而上水乃井之才初在下則曰井泥不食二在中則曰井谷射鮒至五以上然後言井

冽寒泉食元吉在上其貴上出之功如此故升之六五居一卦之尊變體為井而有貞吉升階之辭而夫子釋之曰大得志也蓋階之升也漸而有序升而至五則猶井上出之功也堯舜禹之升其類此乎然升之上出以道言也而升階以位言特取上出之義而已故為升之井而與井之本體異焉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

此升之盡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剛上柔下巽而止者

所以致蠱亦所以治蠱象曰山下有風蠱此言致蠱也故其義訓壞𧟄卦曰蠱則飭也此言治蠱也故其卦言亨夫位之升也至於高而不已則長已甚而消繼之矣蓋若致蠱之義若夫德之升也進而不止則至誠不息而悠久无疆蓋若治蠱之義也升之上六變體為蠱其位極矣不能知止則殆蓋若致蠱者故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若夫以是道而進德則全而无虧矣蓋若治蠱者故曰利于不息之貞位升而不

已則必殆德升而不已則无虧此致蠱治蠱之所以
異歟然蠱卦之所言蠱之實也是爻所言則蠱之象
而已故為升之蠱而與蠱之本體異焉且蠱言事言
壞升言德言高蠱之升者言舍其事而不累乃全其
高升之蠱者言固其位而不止必致其壞二爻皆一
卦之極而其志相戾如此君子取其蠱之升而戒其
升之蠱可也雖然蠱之上九其志可則也而迹不必
皆然升之上六其位則然也而德不可如此君子之

于易可不深求其義乎

☱☵ 坎下兌上 困

初六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三歲不覿

此困之兌也而爻辭云爾者兌為澤澤水所鍾也說萬物者莫尚焉而困之象兌上坎下水隱於澤矣故曰澤无水困澤而无水則不足以自潤所謂困乎水者也澤困乎水則不足以澤物豈所謂說萬物者哉

初六之義似之蓋以陰居六爻之下困于二而不能

上應於四若澤之困乎水而不說萬物者也故曰臀困于株木入于幽谷自初至四凡三爻而上下不相與若澤之不能說萬物而物莫往資焉也故曰三歲不覿臀居下體而无能為初以陰居下之象株木不能芘下九四不應之象言澤之困乎水也入于幽谷止乎下而不能上行之象言水在澤下也三歲不覿去九四三爻而未應之象言澤无水而不能說物物亦不資焉然兌為澤本能說萬物者也其所以不然

者是困之兌耳故與兌之本體異焉且坎下兌上為澤无水困非實无水也水在土下而不能外見焉今也上下皆兌而全无坎則不唯上无汪洋之體而下亦无浸潤之氣上不汪洋則已涸矣下无浸潤則為涸之甚此其所以為困之至而爻辭如此

九二困于酒食朱紱方來利用亨祀征凶无咎

此困之萃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萃聚也又曰物相遇而後聚蓋无聚之道雖遇亦睽若澤之于火是也

有聚之道未遇亦不濟若火在水上是也故有聚之
道而又遇焉若澤之于地然後為萃夫九二之于五
有同德相應之義而為九四所間則困而未萃未受
禄也故有困于酒食之辭然二五皆以中直待時而
萃以同德相應則君將致飾于臣而臣將受飾于君
崇以爵位旌以車服以至官屬徒隷之衆莫不羣萃
于其所矣故曰朱紱方來夫大夫以上而後有廟故
犧牲成矣粢盛潔矣衣服備矣然後敢祭今也上有

崇養之禮旌表之儀則可以保祿位而奉祭祀矣祭祀以寧神則凡世數之當祀者莫不萃焉故曰利用享祀朱紱方來則人者萃矣利用享祀則神者萃矣然萃之時則往而无咎若夫困之時則征而必凶故雖以中直相應而无咎然征則必為四所困矣不若止而待九五之至也故為困之萃而與萃之本體異焉夫萃之與困異矣萃相遇而後聚焉困則不一有遇其不欲者若株木之類有未遇其所欲者若酒食

之類萃之困者欲萃而遇困故言萃如而後嗟如然繼言往无咎者又要其已困之終而言困之萃者先困而後萃故言困于酒食而後曰利用享祀然繼言征凶者又原其未萃之始也

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

此困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困則窮而未通大過則衰弱而致顛危矣故其彖曰大過本末弱也此衰弱之義也雜卦曰大過顛也此顛危之義也六三求

上六之應而上六莫之與則困于石而名必辱而未至于危也至于乘九二之剛而九三乃見傷焉故據于蒺藜而身必危危則甚于辱矣至于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則親戚畔之而孤弱无助矣故變體為大過而其辭如此然大過主言世之弱困主言人之窮若夫困之大過則言名辱而困矣又至于身危而弱焉故為困之大過而與大過之本體異矣

九四來徐徐困于金車吝有終

此困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坎之為卦陷而不能麗實而不能通也葢九四下應初六而困于九二之難則實而不能通乎下之象也初六亦以此而不得上應乎四則陷而不能麗乎上之象也故變體為坎而曰來徐徐困于金車夫四之視二材皆剛也而四復居上乃畏九二而不敢進則于道為吝矣序卦曰物不可以終陷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然則陷亦終乎離考說卦坎于輿為多眚為通而終之以為通然則實

困終乎通故九四雖以剛不中為九二所難然九二剛中而不為已甚則豈欲終為二爻之間哉故初之所謂不覿者止乎三歲而九四亦言有終焉來者自外之内而初為内也徐徐者應初而至緩也金言剛車言載乎下言二在四之下也夫有遇其所不欲而困者有不得其所欲而困者是爻兼此二義故困而不能通然坎始于行險而終于出險故能通而有終焉此所以為困之坎而與坎之本體異也夫困險以

說而後卦之體具九四為二所困以至于吝則有險而无說非險以說困而不失其亨者也故无兌之說而全坎之體焉

九五劓刖困于赤紱乃徐有說利用祭祀

此困之解也而文辭云爾者九五上揜乎隂而不通劓之象也下乘乎剛而不行刖之象也以困于上下之難故九二不上應則困于赤紱之象也然五以中直之道處順以待時則其困之終也劓刖之難散而

得九二之應于是君臣相得而克享天心以之禮百神宜其申命之以福也故曰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夫劓言絕其道于上也刖言不足以有行也赤紱之服人臣所以飾下而已則言不應乎上也此言其困也若夫劓刖之難散乃徐有說利用祭祀則變體所以為解與然解之本體言難以散矣困之解則始于難之多而終于難之散故與本體異焉困言難之方遇解言難之已散然解以雷雨為象則所主者不同故

解之困言此解而彼困主一世言之盖本體所言者大而變體亦大也困以水澤為象則所主者小故困之解言始困而終解主一身而言之盖本體所言者小而變體亦小也盖君子有解而小人退一世之事困于赤紱乃徐有説一人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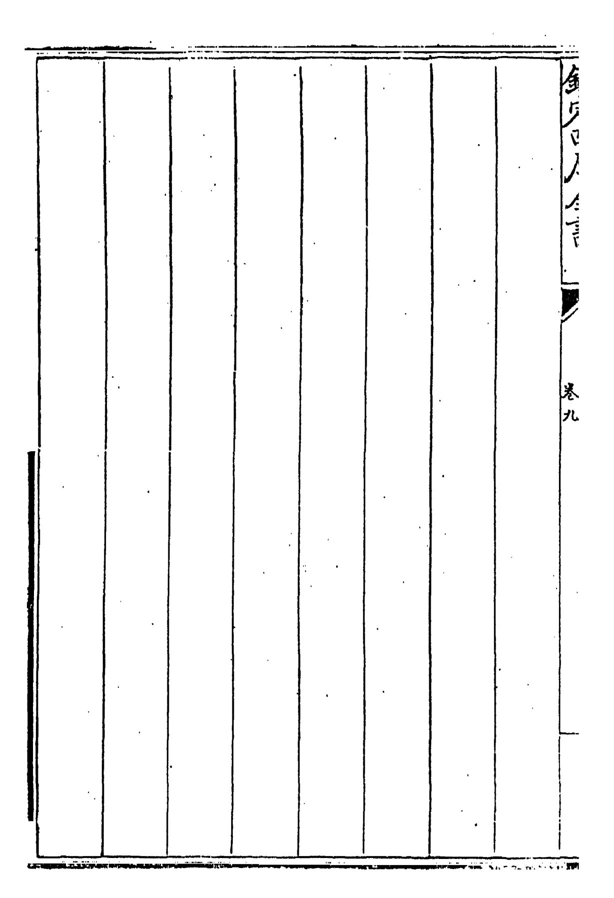
上六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

此困之訟也而爻辭云爾者凡見誣于人則訟有犯於己則訟訟之為言辯以明之而已故其爻曰雖小

有言其辨明也盖上六之于六三非剛柔之正應本无意於應之也彼雖求我之應而我猶石之不可轉所謂困于石者是也九五乃以我之乘剛謂牽於六三之柔佞而自下以危之則誣以見犯矣可不自辨以明其義乎故變體為訟而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既已辯而明矣不可懐也當有行以遠之矣曰動悔則有悔者言不可懐也能征則吉者當有行以遠之也葛藟有蔓纏繞之物六三附之之謂也臲卼摇動不安

之貌九五犯之之謂也上六无意於六三而九五乃謂其困于葛藟則其言未當也此其所以不得不辯也然訟之本體以有孚見窒而訟此爻則以本无所困而誣之以困乃至臲卼而不安是乃所以為困也由此而訟故為困之訟而與訟之本體異焉且訟之困者訟言其自取得已而為之雖得而必失焉故變為困而曰終朝三褫之困之訟者困言其不幸不得已而有言則必轉禍以為福矣故變體為解而曰乃

徐有說



易變體義卷十

宋 都絜 撰

下經四 井至艮

巽下坎上 井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此井之需也而爻辭云爾者九三言井渫而初言井泥六四言脩井而初言舊井井雖泥而尚全人猶望其渫渫之則復可食矣井雖舊而未廢人猶望其脩

脩之則莫可舍矣猶之性也聰明不開人猶待其明而有以啟之其有過也未能自新人猶待其改而有以正之所以然者君子善救人而无棄人葢以人人有食人之道也故言井泥不食舊井无禽而變體為需需葢言其有所待焉夫井以上出為用然後養而不窮初六體巽而才陰則有重濁之資无應而在下則无上出之用故曰井泥不食下也井泥則人舍之矣泥而且舊則禽亦不至焉雖然猶可脩也見棄于

一時而已故曰舊井旡禽時舍也夫需言險在前有待而後進此則以井泥且舊而寓有待之義以為地旡棄井而可需其渫也世旡棄人而可需其脩也故為井之需而與需之本體異焉且需于郊而小象曰未失常此蓋因其善而戒之使持以久也故為需之井井泥不食而小象曰時舍此蓋因其不善而勉之使復其初也故為井之需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此井之蹇也而爻辭云爾者蹇之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盖九二以不正之資旁出而比乎初初以陰在下小物之象則旁行而所志小矣此言其難也故有井谷射鮒之辭下比乎初不能上應乎五五以剛在上而莫為之應則雖上出而莫為用矣此若險在前也故有甕敝漏之辭葢谷言出射言入鮒言小物之在下甕受水之器而敝且漏則不能受而用之之象也然蹇之本體以險在前而以

能止為義此乃以井谷射鮒甕敝漏而有蹇之義故
為井之蹇而與蹇之本體異焉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此井之坎也而爻辭云爾者水性本流遇險而止然
過中而盈則離險而上出焉井之渫者如水本流也
渫而不食者如遇險而止也終可用汲而王明並受
其福則猶水之盈而上出以致潤物之用也九三以
陽居陽陽氣輕清則其性修而其行潔井渫之象也

井貴上出而未離乎下體則渫而不食之象也渫非泥也宜食而否則其行可哀而有為我心惻者矣雖在下體而居下體之上且有應於上而上有大成之功則如井之汲乎上養而不窮也故有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之辭焉然坎莫非水也井則水之在井者而在九三之義則猶之坎焉故為井之坎而與坎之本體異矣且井之為卦兼巽與坎所謂巽乎水而上水也至九三則居巽體之上无巽而入之義矣井渫

不食則既有陷乎險之義矣至於用汲而王明則又有出乎險之義下而陷乎險上而出乎險故變體而全爲坎焉坎之與井皆水之所在也然坎之水自上而下盈則復出故經言坎陷而其爲水淺矣井之水自下而上汲然後出故經言井通而其爲水深矣坎之井則自淺之深故无可出之義而曰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井之坎則自深而之淺故有可出之義而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

其福

六四井甃无咎

此井之大過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大過棟橈本末弱也而其九四亦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井之六四一柔介乎二剛之間而初六莫為之應其在於井有頹壞之義故於變體為大過若棟橈乎下者頹壞橈弱如此可不脩而甃之乎六四體陰有靜之義以陰居陰有正之義靜則不散正則不傾甃而脩之如

此則橈弱頽壞之咎亡矣脩性之道亦然此盖所謂善補過者也盖不能自強以養其性至於動散而傾危則脩之使復静而正其可已乎然大過則以世之弱棟之橈為義而是爻則言性之不可不脩井之不可不甃有大過橈弱之象故為井之大過而與大過之本體異焉

九五井冽寒泉食

此井之升也而爻辭云爾者序卦曰聚而上者謂之

升故受之以升又曰困乎上者必反下故受之以井然則井以深為貴其義為下升者降之反其義為上井之體深矣而以上出為用故初則曰井泥不食二則曰井谷射鮒三則渫而不食四則甃而无咎方且修之矣此蓋或居下體或居上體之下而然也至五居一卦之盛故於井言冽居六位之尊故於寒泉言食寒泉在乎下而人得以食之則上出可知矣此彖所謂巽乎水而上水象所謂木上有水者也變體為

升其謂是歟夫以取象之義言之井猶之性泉猶之道道則性之所成也九五居一卦之盛則盡性而道成之象居六位之尊則以道養人之象故井冽以喻其盡性寒泉之食喻其以道養人盡性者剛而正也養人者剛而中也盡性而以道養人猶井之上出也且升之本體主言君子自下而升也此爲井之升則取上出之義而已故與本體異焉夫升以位言蓋自下而上行井以道言益自下而上出皆自下以上而

所巽者道與位也升之井者言道足以稱其位井之升者言位足以行其道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此井之巽也而爻辭云爾者巽之體伏而其用則入上六居卦之終井道大成故有井收之辭然井以養物為功以上出為用在卦之外而變體為巽疑其伏而絶物則无上出之用乏養物之功矣故言勿幕以戒之收有成物之意幕有絶物之意收而勿幕則又

若巽以行權无入而不自得也故有孚則人信其養之道而元吉則人被其養之功變體爲巽其以此歟且井以喻性上六居卦之極則若道以性成故因之以井收于爻爲陰則疑以道絶物故戒之以勿幕九三應之故曰有孚以柔應下故曰元吉有孚而元吉則上出而顯諸仁矣所謂上出者顯仁之意也然莫非巽也其在于井則取其伏取其入取其行權之義而已故爲井之巽焉夫井兼坎巽而後成卦今獨爲

巽之全體者以下則入水而上水以上則行權而稱物焉然則井之所以上出者雖本乎水而非巽不能成上出之用故歸功于巽而已

☲☱離下兑上革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此革之咸也而爻辭云爾者革者有爲之時咸者感應之謂初體離而炎上則有志之象直奇而純剛則有才之象在卦之下則未得位之象有才有志而未

得位茍惟感非應則躁進犯分有妄作之凶矣已雖非中順之質而能資九二之中順與之相比是亦中順之道中不躁進順不犯分以此自固其志則不求九四之應而貽妄作之凶矣故變體為咸而曰鞏用黄牛之革鞏固也黄牛之革言中順之道也孔子釋之以不可以有為言无妄作之凶也咸之所謂感者上感而下應自然之情也今欲革故以有為而求上之感則為革之咸而與咸之本體異焉夫遯之六二

戒其徇於所遇而中變其志革之初九戒其苟求所
應而妄有所為故皆欲以中順之道自固焉然六二
柔不得時而中順在已則固之為易故曰執之用黄
牛之革初九剛不得志而中順資人則固之為難是
以稱鞏焉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此革之夬也而爻辭云爾者夬之為言決也剛決柔
也唯柔乃能從唯剛乃能決六二柔順中正固能從

而不敢先矣或失于優柔而不斷故勉以決而後得其志焉盖君倡而已事然後臣可從而和事莫不然而况于革乎若六二者能如此故曰已日乃革之然以柔居柔或于革之道為不足故又勉之以征征而後吉矣六二柔不失中而能上應乎五則其于革非一于柔而不能决者也故曰征吉无咎然夬以决小人為主而是爻則言革有肯乎能决者故為革之夬而與夬之本體異焉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此革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隨之彖曰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言君能隨天之時則人亦隨君之時由是觀之則臣能隨君民亦隨之矣九三之才以剛過中而趨革之時一於剛過則我不隨上而下莫我隨矣故戒之以征凶則言不可進而上也又戒之以貞厲則言又不可止其所也此言為人臣者不可不隨君之時也至于上應乎上六則既非征而凶又非

貞而厲矣故九二承之九四比之上六應之而上下皆我隨焉故曰革言三就言就之者衆以見動而說隨者不一也雖然莫非隨也天而君隨之君而臣隨之是爻則由革去故而上下皆從故爲革之隨而與隨之本體異焉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此革之既濟也而爻辭云爾者既濟者无不濟之謂君雖賢矣不得忠臣以弼之未既濟也臣雖忠矣不

得明君以任之未既濟也九四雖德不稱然无承无應一志以承同德之主九五剛健中正以大人之道下比乎同德之臣故君得臣以規正而道行于上臣得君以信任而道行于下故變體為既濟而曰悔亡有孚改命吉改命者雖君命之未允亦可諫之使改焉改者革之一端非盡革而去之也雖成命而能諍之使改則格其心之非者固可知矣夫革與因對而改為革之一端位居六爻之一而命乃人君之所出

也故言改而已且既濟之本體言天下无不濟也此
主改命言之則君命之未允者得臣諫之以濟臣志
之欲行者得君信之以濟若水在火上兩相濟焉故
為革之既濟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此革之豐也而爻辭云爾者豐之彖曰豐大也明以
動故豐豐者光明盛大之時革之為卦文明以說而
至九五剛健中正有大人之才下應離體成文明之

治故變體為豐而曰大人虎變虎之為物剛健而文明者也非剛健不足以有革非革故不足以成文明之治而虎變文炳又視君子為大焉是皆豐之義也然豐之本體因明以動而是文之義則因革而明且大焉故為革之豐而與本體異矣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此革之同人也而爻辭云爾者同人之卦以六二之下體應九五之上體以成焉故曰柔得位得中而應

乎乾曰同人革之上六以兌說之才居一卦之上雖未若大人之得尊位大中是亦君子之能革者也必能使小人舍其所習而同我所爲故變體爲同人而曰君子豹變小人革面革面以同我亦可也苟責之已甚則怨故曰征凶止于革面亦可故曰居貞吉所以然者有德而未及大中有位而不若至正故也且革之上體唯九五上六有應故九五曰未占有孚而上六曰小人革面二爻所以不同者德位有間也且

九五居上卦之中故以有孚言之上六居一卦之外故以革面言之然同人之本體以柔應乾而爻則革而後同故為革之同人而與同人之本體異焉

䷱ 巽下離上 鼎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此鼎之大有也而爻辭云爾者大有者遏惡而揚善大者有賢而衆賢並進之時也以其遏惡故有顛趾出否之象以其揚善故有得妾以其子之象且妾不

貴色而所貴者賢妾且貴賢而況于子乎此亦有賢之義也且妻一而已妾乃衆焉妾已衆矣而況其子乎雜卦曰大有衆也此亦變體之義蓋于卦為鼎才之象也在下而應上反常之象故有鼎顛趾之辭焉反常然後能去弊舍下而應上則去弊之象故有利出否之辭焉反常以去弊則詭正之象故有得妾之辭焉詭正疑若有咎功成則咎可免矣二陽在前近而比之則成功之象故有以其子无咎之辭焉古人

以得賢子謂之有子盖子而不賢焉能為有利出否以從貴者子賢然後可貴子賢而貴則母以從子貴矣子賢然後可以為有唯其賢而衆多此其所以為大有歟是爻所言皆初應乎四之義也大有言時而鼎言舉才之人鼎言才而大有言用才之效其言无交害者得人而後舉也其言得妾以其子者用才而成功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此鼎之旅也而爻辭云爾者經曰親寡旅也孔子所以爲旅人者无上下之交而一君无所鉤用雖有聖人之才終爲旅人而已矣九二有剛中之才而居下卦之位初六在其下而自應乎四莫我承也九三在其上而自應乎上莫我與也无上下之交者似之矣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若夫六五在上爲剛柔之正應乃有乘剛之難而乖相與之志焉所謂一君无所鉤用者又似之然六五之不我應者以九四爲之難

則四雖非承乘相應之爻亦有害于己矣夫居六位之間而五爻俱莫我與豈非所謂親寡之旅乎雖然六五之來應未必不為禍其不來應也乃所以致福故曰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而夫子釋之曰終无尤也慎所之者承乘皆非所與也我仇有疾者以九居二任已甚矣五又益之以事則力少而任尤重雖若愛之是乃所以為仇也夫旅之本體謂君子之失所也於用才之時君子宜不失所而九二所居之地適

然故為鼎之旅而與旅之本體異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此鼎之未濟也而爻辭云爾者水上火下有濟之道所以未濟者處未當爾然終有濟之道故非終不濟也鼎耳革言未濟之因而雉膏不食則言未濟也方雨言將濟也至于虧悔終吉則濟矣此其變所以為未濟蓋鼎之有耳以扃受鉉則鉉可以貫其耳而舉之也猶人臣之義柔中以事君則君可舉其才而用

苟剛過中則君安得而舉之哉九三剛過之象也故有鼎耳革之辭鉉之舉鼎將錯之可用之地耳乃革而不受則不可以有行人才亦猶是也故有其行塞之辭如是則雖有文明潤澤至美之膳不成亨飪之功不可得而享矣猶之人臣不為上所舉而不得行其志則上雖有文明之德潤澤之恩不及于已而不得受其祿位矣故有雉膏不食之辭然九三雖剛過中猶能體巽而居下體終能應上上亦附麗之而不

棄將有交泰而和悅之道焉故有方雨之辭方雨者言將雨也將雨則和矣如是則剛過之悔亡而終有君臣相悅之吉焉上九剛實居上玉鉉之象也于體為離而又居上卦之上雉膏之象也以能附麗于九三而方雨終吉亦離之象也然火在水上之本體主言天下之未濟此爻則以人才為主而言臣之未遇其君故為鼎之未濟而與其本體異焉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此鼎之蠱也而爻辭云爾者蠱之為言壞也左氏曰于文皿蟲為蠱此言器之壞易曰山下有風蠱此言物之壞而事謂之蠱者以其難成而易壞也所謂鼎折足者與皿蠱同義所謂覆公餗者與山下有風同義折足而覆餗則亦敗乃事矣此與事謂之蠱同義敗乃事則為身之累矣故曰其形渥凶經曰周流六虛蓋位虛而爻實之也蓋九四位本柔而爻乃剛其象則力少任重不能勝其任而其才困矣鼎足之折

似之下應于初而不能上承于五其象則其事敗也公餗之覆似之于體為離內虛外盈其象則為身之累而危且辱矣其形渥似之渥者公餗既覆露濡于外之謂也變體為蠱其謂是歟夫剛上柔下巽而止者事之所由壞而蠱之所以成卦也此乃以才力不足以敗其事故為鼎之蠱而與其本體異焉且凡才與事相為表裏事非才不成才非事不顯蠱主事言六四事有餘而才不足才不任其事矣故曰裕父之

盬往見吝鼎主才言九四才不足而事有餘事反累其才矣故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盬之鼎家事也父子主恩故吝而已鼎之盬國事也君臣主義故至于凶焉盬之上九以剛在上父也而六四以柔在上體之下故言父之事有餘而子之才不足鼎之九四則以四言才不足以九為事有餘也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此鼎之姤也而爻辭云爾者姤之為義自天道言則

陰出遇陽自卦爻言則柔出遇剛此以不足而遇有餘若莊子所謂子之先生遇我也故六五於體為柔則能以虚受人之象柔不失中則能有節于內之象謙虚而不失中以資九二之剛實則已之才不足而資諸人以為才有柔遇剛之義矣然九二以剛實之才而上應謙虚之君則又有臣遇君之義君下資乎臣而臣有益于君乃天地相遇之義若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若高宗之于傅説命之以朝夕納誨

者也故變體爲始而曰鼎黄耳金鉉利貞夫子釋之曰中以爲實也黄言五色之中耳言虚而聽受金言剛鉉言實耳以虚而受鉉言六五之資九二也鉉以實而貫耳言九二之應六五也所謂利貞則居位之尊而用德之謙疑其勉强以行之欲持之以久而已然始之本體言天地陰陽剛柔之義是爻乃言人君遇賢臣而資之以爲才故爲鼎之始而與始之本體異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此鼎之恒也而爻辭云爾者恒之爲言久而不已也常久而不已者終始如一也此道之所以體恒而聖人之所以立本也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蓋金聲既洪而纖如射之能中此智者之所以盡變玉振之也者玉聲終始如一如射之能至此聖人之所以體常上九有體常立本而終始如一之義者以九之剛資六五之柔剛柔中節而居卦之終也

故有王之象焉居位之上則能舉才而用之之義也故有鉉之象焉以聖人體常之道舉天下之才而用之則天人俱祐而大吉无不利矣然莫非恒也是爻乃以體恒之道而用天下之才故爲鼎之恒而與恒之本體異焉

䷲ 震下震上　震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此震之豫也而爻辭云爾者豫之象曰雷出地奮豫

夫雷之出也足以驚遠懼邇而聞之者莫不恐焉然不先有以震驚之則動而蟄者無自而啓植而甲者無自而坼蟄者未啓甲者未坼則安有生成之漸哉故先有以震之然後有生成之福也人以恐而致福者亦然故震之初爻變體爲豫而曰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也蓋初九之時陰猶盛而陽宜知險過此以往則陰浸衰而陽乃上行是亦恐懼于其初而得志于其後之象也然豫之本體本乎順動順以動則

豫矣而此則以恐而致福故為震之豫而與豫之本體異也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此震之歸妹也而爻辭云爾者震動也兌說也說以動者歸妹之道也夫歸妹之道亦時義而已行而宜謂之義當其可謂之時二之于初非正應也茍惟比之則失其義而有乘剛之危矣故曰震來厲其于五正應也止而不往則失其時而喪可依之利矣故曰億

喪貝夫唯既不趨乎內以乘初又不安其居以絶五而自下以應之則得歸妹之道故曰躋于九陵所謂勿逐七日得者能躋于九陵則所喪之貝不待逐而復得也夫震以起為體以動為用或來而之乎內或安而止其所皆非震之道唯上應乎五則動與起之義得矣臣之歸其君蓋似之若二老避紂于海濵則非震來厲矣起海濵而歸周則非億喪貝矣歸于文王則躋于九陵而合歸妹之道所謂進必有所歸得

其所歸必大也來言之内也億言安也喪貝言失其利也髙平曰阜大阜曰陵九陵則至髙九五居尊位之象也七日者是二至五而往反之數也然歸妹本體言其實而震之歸妹特取其義故為震之歸妹而與本體異焉

六三震蘇蘇震行无眚

此震之豐也而爻辭云爾者震動也豐大也動以成其大所以變而為豐豐而過乎中則揺動而不安矣

苟知其過中而不固以執則可以無患焉豐之彖曰
豐亨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六三柔過乎中矣
而變體爲豐則日中而昃之時有摇動不安之象故
曰震蘇蘇于是過而不守則有天地盈虛與時消息
之道故曰震行无眚經曰三多凶其柔危其剛勝邪
夫諸卦至于三過吉者罕矣故變體爲豐者有六而
此特在六三之位所以蘇蘇而不安不能凝而不動

也然猶在下體而以柔居之則非固其位也故以震行无眚終焉然豐者光明盛大王假之之時是爻則以動而過中有大之義故為震之豐而與本體異焉

九四震遂泥

此震之復也而爻辭云爾者莊子曰反无非傷動无非邪蓋震言動復言反動而致遠然後言旋宜矣若夫无致遠之才動而遂泥于是而不復則若胡為乎泥中者也然傷于外者必反于家故震而遂泥則其

勢必復而其變體如此蓋四其畫為九必有其才而可
動之象以九居四則失位之象在卦之下則不中之
象此所以雖動而不能致遠其在四陰之間不能致
遠而遂泥之象焉然復卦之義自姤至復凡七日之
久是爻則方動而泥若及門而反者故為震之復而
與復之本體異也震在四時之首方動之意遂泥則
動未幾而止也復之震者于宜靜之時動而能趨寂
也故曰中行獨復震之復者有能動之才而不能致

遂也故曰震遂泥不能趨寂故言行而變體為震不能致遠故言泥而變體為復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此震之隨也而爻辭云爾者盖有隨人者有隨于人者君主出令宜止而隨于人臣主從命宜動而隨人故孔子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君而隨人則是上與下同道故曰震往來厲止而隨于人則居尊而无失位任衆而有成功焉故曰億无喪有事盖六五于體

為震有好動之才者也往則上未必可恃來則二未必相應動則致危之象也故有震往來厲之辭然而其位至尊有能止之義者也于是上六畏鄰戒而來比六二躋九陵而來應有得无失之象也故有億无喪有事之辭是皆隨于人而不隨人之義也此變體之所以為隨歟然隨之本體主言天下隨君之時故為震之隨而與隨之本體異焉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征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

媾有言

此震之噬嗑也而爻辭云爾者頤中有物其名爲噬嗑蓋頤上下實而中虛噬嗑則九四實其中而向也虛今也實則有間矣上六居震之極而道未得中方索索以求之未免乎懼也尚可以有征乎故曰震索索視矍矍征凶于是不執已之窮極而資六五之中焉故曰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則言震之本體也若夫上之與三本同德之應也而九四者乃以一剛間

乎羣柔之中六三為四所阻而不能應乎上上六為四所阻而不能應乎三九四為之間如此則頤中有物之象故曰婚媾有言夫噬嗑卦或言有間或言除間晉初六震上六无除間之辭以在噬嗑初上之文故也然噬嗑本體以動而明能除間是爻乃以動而未能无間故為震之噬嗑而與其本體異焉

䷳ 艮下艮上 艮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此艮之賁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艮止也與行為對艮靜也與動為對凡靜而止者上道也動而行者下道也居動而有行之地乃過艮之時宜若不正而有咎矣然體陰而止乃得正而无咎焉所以變體為賁賁者飾也自飾之道以正而已正而能久則其自飾也至矣故曰艮其趾无咎利永貞而夫子釋之以未失正也經曰物不可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飾也賁之本體以與物合而致飾是爻乃以止其所行為自

飾之正故為艮之賁而與本體異焉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此艮之蠱也而爻辭云爾者夫蠱之彖曰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蓋剛柔以立本而變通以趨時然後上下交而功勲成矣苟唯剛者止乎上而不下濟柔者止乎下而不上行則經所謂上下不交而非變通可久之道也與夫所謂上下交而功勲成者異矣此其所以謂蠱也艮之為言止也六二以柔居下欲上隨

於九三九三乃以剛過中而不拯其隨之之志則隨上之志止而不行與夫蠱之所謂剛上柔下巽而止者何以異哉故變體如此而曰艮其腓不拯其隨然所以致此者非二之志也二欲隨三而不拯焉也故曰其心不快然艮之卦象立本而貴于止故行其庭不見其人而不為咎其在于爻則宜通其變而或不以止為貴故六二欲以柔隨三三不見拯而變體為蠱焉是六二柔不止乎下而九三剛止乎上然六二

終以九三之不隨而亦止焉故爲艮之蠱而與其本體異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此艮之剥也而爻辭云爾者剥之爲言下危上也夫君之所賴者大臣也大臣之所以安上者必恃上下羣臣同寅而協恭焉艮之九三剛過乎中已乖乎事上之義矣居下體之上二自下體欲應乎五而間之使不得應故曰艮其限連上體之下四居上體欲承

乎五而離之使不得承故曰列其夤上下羣臣皆不承其君則其君孤立而危厲及之矣故曰危熏心限居下體又在其上而艮焉則不接乎上矣夤居上體實接乎限而列焉則不接乎下矣心居上體之中央體之主也上下不相連屬則危厲之漸自下以及其主矣此其所以變體為剥也然剥以下不厚而上乃危故有剥落之象而是爻乃以衆爻各止其所而俱不上比以致六五孤立之危故為艮之剥而與剥之

本體異焉

六四艮其身无咎

此艮之旅也而爻辭云爾者夫君子居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職矣其内必有臣妾而其外必有寮屬又引其類以同升于朝豈旅人比而乃變體爲旅者盖内有臣妾外有寮屬而又引類以同升者跡與人同也若乃其心則不然知事主而已不知吾君之外有何人知委質而已不知吾身之外有何物其内則忘家

矣不知其有親族其外則散羣喪朋矣不知其有儕類是其為心也止于其身委質而无貳焉則近其君也亦且寄焉爾是何異於旅哉艮之六四位近于五而爻實至陰陰則靜矣止之至也故變體為旅而曰艮其身无咎然旅之本體言寡而失所是爻則以其心止諸躬而有忘家喪朋之義故為艮之旅而與其本體異焉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此艮之漸也而爻辭云爾者君子之言動莫不有漸非特進有漸也而言語亦有漸焉此卒然之問梁王所以見非於孟子而子路率爾而對夫子所以哂之也夫唯言欲有漸故艮之六五為艮之漸而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盖五為君道宜出命以尹衆者也以陰居陽則以淵默為主而大中至正則時然後言之象也所謂艮其輔言有序者如此且以六居五有位不當之悔焉語默皆當其宜則其悔亡矣輔在上體

近于煩舌出命之象也昔公叔文子之使曰夫子時
然後言人不厭其言蓋不言者艮其輔時然後言者
言有序也又不厭其言則何悔之有夫漸之本體言
進之有漸而此乃言之有漸言欲有漸者必以止爲
主故是爻爲艮之漸而與漸之本體異焉

上九敦艮吉

此艮之謙也而爻辭云爾者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
遷夫艮之言止也始于厚而終于厚則止于厚而不

遷所以為謙厚之至易之言謙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蓋傲于德為凶謙于德為吉艮之上九居艮之終而以剛實在上于是止于厚以終焉乃為厚之至故變體為謙而曰敦艮之吉以厚終蓋厚未至于敦而敦為厚之至也夫謙以地中有山為象則言德盛而禮恭焉是爻則言始于厚而終于厚始終之以厚故為艮之謙而與謙之本體異矣

